

§ 亂世英雄/修昔底德

當亞西比德與尼西亞斯大聲爭吵時，修昔底德與阿斯帕西亞正坐在沙龍角落喝著酒。

修昔底德少年時聽了希羅多德的演講，大受感動，就立志當歷史學家。



20 歲參加鎮壓薩米亞戰役(Samian Revolt)，30 歲得過瘟疫，3 年前被任命為將軍前往薩索斯(Thasos 面積 380 平方公里 希臘第 12 大島)，在保衛安菲波利斯城(Amphipolis)的戰役中失敗，因此被雅典人民流放。

此時 39 歲，這麼精采的人生讓他始終願意當一個旁觀者。

在夢菲斯，修昔底德是大金主，他在薩索斯島對面色雷斯沿海地區 Scapte Hyle(或稱 Scaptestyle)擁有金礦，流放的生活正好讓他好好寫歷史，他現在是有錢又有閒。

有錢又有閒，方有文化。

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亞西比德與尼西亞斯了，所以當他兩人大聲爭論，他要阿斯帕希亞別管，直到尼西亞斯站了起來。

在夢菲斯，修昔底德還對兩個女人很感興趣，莫妮卡與裴夏，6 年前就認識她們了，在希俄斯島的時候。

這兩個女人的男人都叫做希波克拉底，都是魔法師，其中醫生希波克拉底在瘟疫中救了他，算是摯友；另一位現在是私塾老師，聽說現在致力於數學研究。

裴夏有魅力，莫妮卡有無法描述的魔力。都是奴隸出身，能擠身貴族，這在雅典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。

修昔底德對阿斯帕希亞有一種奇異的迷戀，阿斯帕希亞已經 49 歲了，但是風韻猶存，也許是戀母情結吧。

修昔底德對裴夏的情感連自己也不太明白。

瘟疫與戰爭產生的心理創傷讓他築起了心靈高牆，他不知道自己何時倒下，因此沒辦法給一個女人永久的承諾。

當阿斯帕希亞又回座：

「再喝一杯吧，將軍。我這裡有一個金幣，你幫我看看能值多少四德拉克馬？還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，為什麼雅典這麼好戰？」

修昔底德：

「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。簡單地說，人們通過戰爭取得財富，我說的人們指的是政客，軍閥。

這金幣的正反兩面是海豹與獅子，沒見過，應該是某地區的骨董，我給你一隻山羊的價錢(10 德拉克馬)如何？當作我的收藏。妳是從哪裡得到的？」

「一個朋友送我的，就送給你吧。可以改鑄成流通的金幣嗎？」

莫妮卡原本想在西羅斯島蓋一間冶金鋪，把古金幣鑄成金條。這裡有很多細節要規劃。

修昔底德是金礦主，也許他就能幫忙處理。

至於寶石、珊瑚、珍珠，…甚至於夜明珠就必須找到安全的管道，阿斯帕希亞算是她的合夥人。

夢菲思沙龍既銷魂窟也銷金窟、有錢人在美女面前揮金如土，總是輸人不輸陣。

「把古金幣鎔化重鑄會折損其價值，沒必要吧。德謨克利特家宴，妳會參加嗎？」

「綠草需要紅花相配，德謨克利特怎麼可能沒邀請我。你今天晚上在夢菲斯過夜嗎？」

「如果妳親自接待…」

「去死吧，你…」阿斯帕希亞竟然滿臉嬌羞。

調笑間一個卻見一道熟悉的身影踏入沙龍。

門口那人披著淡紫色薄紗，步履穩定，神色冷靜。

阿斯帕西亞眼睛一亮，笑著道：「哎呀，這不是我們的美人嗎？今天怎麼有空過來。」

阿斯帕西亞立刻拍了拍旁邊的空位：

「快過來，裴夏，我們正討論這枚金幣是否該被鑄成山羊，還是該用來賄賂將軍。」

裴夏淡笑落座，側頭看向修昔底德：

「你會收賄嗎，將軍？」

修昔底德拿起酒杯，假裝專注地觀察杯中酒色，口氣淡然：

「我收歷史，收不收賄…取決於送禮之人的意圖。」



「那麼——如果只是想讓你記住一個微不足道的女人呢？」

他微微一怔，沒想到她會直球對話，但仍不動聲色：

「這樣的女人，不需要金幣。我早已記得她。」

桌下，阿斯帕西亞忍不住嘴角上揚，兩眼輪流看著他們，像是在欣賞一場精緻的棋局。她輕輕晃了晃手上的酒杯，說：

「你們兩個說話都像是亞里斯多芬的諷刺劇，語意裡藏著梯田與暗流，叫人捉摸不定。」

裴夏回望阿斯帕西亞，眨了下眼：

「那你不是舞台上最狡猾的提詞者嗎？」

阿斯帕西亞笑出聲，靠回座椅：

「我只負責點燈——讓戲演得更清楚些罷了。」

氣氛微妙，修昔底德望向裴夏，心中波瀾不驚的湖面，似被風掠過一圈圈漣漪。那一刻，他甚至想問她：妳可曾後悔成為別人的情婦？

但他知道他不該問。

阿斯帕西亞離開去與別桌的貴族寒暄，留下修昔底德與裴夏兩人對坐。

四周的笑聲與琴音如浪，他們之間卻安靜得彷彿聽得見酒杯間相碰的回音。

修昔底德終於低聲開口：

「你還住在南邊那座橄欖林邊的屋子裡嗎？」

裴夏點頭，眼神沒有離開他：

「那裡比較安靜。醫師也需要沉思的空間。」

他不語。沉默如一道牆，又像一道門。

裴夏輕輕晃著杯中酒液，忽然道：

「你知道嗎，他每天都替我把脈。」

修昔底德低眉，聲音幾不可聞：

「……他是醫生。」

「是啊，但有時我懷疑，他真正想知道的不是我是否健康，而是我心裡有誰。」

這句話落下後，空氣彷彿被時間凍住。

修昔底德緩緩抬眼，看著她眼中的波光與沉靜。他想說的話如潮湧上喉口，卻最終化為一句：

「你的心裡，有他嗎？」

裴夏沒有立刻回答。她只是將酒杯輕輕放下，在桌面上滑動指尖：

「你曾說，你是歷史的旁觀者。但我總想——旁觀的人，是不是也有資格悄悄地，疼惜過主角？」

這時，阿斯帕西亞遠遠地朝他們揮手，像是在提醒，也像在打斷。

裴夏起身，語氣輕柔：

「我該走了。醫生還在等我。」

她轉身離去的背影，讓修昔底德幾乎想伸手挽留。

但他沒有動。

他仍是那個旁觀者。

只是今夜，他發現自己站的位置，不知何時已漸漸逼近了舞台中央的燈火。

後記：

1. [[伊里亞德 第六卷](#) 前段] (荷馬 是西元前八世紀的詩人，這裡的戰爭是指特洛伊戰爭。)